

龙骧子新派奇情武侠系列②

中



玉蚌仙珠



东52A-2

44568

YD

12
C4

玉蚌仙珠

(中)

龙骧子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八章 烟云富贵淡生死

图克丹珠深施一礼，道：“师姊，小妹记下你这次救命之恩，到中土后代我向师父问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将来小妹学会汉语后也去东土游历，那时再谢师父授业大恩。”说完挥掌拦住三位扑向柳杨与玉蟾公主的师兄，急道：“师姊，你们还不快走！”

伊德纳尔拔身飞起扑向柳杨。方才被双头蛇追得满地跑，这口恶气对于似他这大宗师来说实在咽不下，特别是柳杨一掌过后，他的爱徒哈赞便倒地不起，生死未卜，另一爱徒亦是死在柳杨的双头灵蛇口下，这两笔帐自然都应算在柳杨头上，岂能轻易放过柳杨。出手时便下狠心欲置柳杨于死地，为徒儿们报仇，十二重龙象神功势挟风雷，罩住了柳杨所有退路。

超度大师、玉蟾公主双双出掌欲替柳杨解围，已是慢了一步。柳杨剑眉微轩，心道：“在皇宫你震伤本公子之仇尚未报，又来找本公子麻烦，让你也知道本公子不是好欺的！”念头电闪的同时，双掌齐颤腕发掌，师门绝学巨灵神掌又使展出新招，六重磨盘大小的掌影呼啸着飞出，与空中强敌掌力当空相挤！四大家高手掌发罡气时相撞在一起，立时产生一股罡气的旋风，向四周一旋时，顿将四人齐抛起震飞向四方！

超度大师落地提丹田之气，陡然以佛门狮子吼大喝道：“众

僧听真，大势已去，皇族该当有此一劫，速退守雷音寺，敌不犯我，我寺不以叛贼为敌，佛本无所不在，何国何度，与佛何干！”足展八风不动身法，右袖如云，卷向伊德纳尔，左掌拍出三重巨灵掌影，掌啸如雷，与伊德纳尔对了三掌，互被震退数丈，单掌稽礼道：“阿弥陀佛，老施主与老衲各有所长，便是再斗下去，亦难分出胜负，莫如三年以后，此时此地再决胜负。”

声荡四野，佛门狮子吼果真名不虚传，超度大师话未毕，混战中的僧人皆已停止打斗，武功稍低一点儿的掩耳后犹自难以支持，偃扑倒地，翻滚不休。待大师话止，众人耳鼓内兀自嗡嗡不止，便如有许多无形手爪抓挠着心弦一般。

龙象派掌门伊德纳尔道：“三年后此时此地你我这对宿世冤家再分高下，老夫无异议。不过，今天却不能放走亡国公主与那非男非女的养蛇人！”

玉辂公主取出玉箫，道：“不错，我是亡国公主，你是亡我故国罪魁祸首之一。本公主且奏一曲亡国音，你们可有胆量听否？”

伊德纳尔狂笑道：“公主若能在老夫面前吹上支完整的曲子而不喷血身亡，老夫发誓此生绝不加公主之身一指！若是你心脉尽碎，曲未终人先死，此地便是你的玉殒香消之处，莫怨老夫辣手摧花！”

玉辂公主冷晒一声，道：“生死由命！”玉箫就唇，曲音悠扬，呜呜咽咽如泣如诉吹奏起啼魂惊魄肝肠寸断的亡国音。

箫音初起，如风啸九天，旷野齐应，斗场中的勇士不觉齐征，均罢手不斗，愣愣地听着突如其来的箫音，如痴如呆。

伊德纳尔仰天狂啸，声如龙吟象吼，将玉辂公主的箫声吞没。啸声愈来愈高，震得众人耳鼓嗡嗡欲裂。超度大师微怔，暗忖：“原来龙象派也有类似佛门狮子吼之类的武学，确是不可小

觑他！女儿危矣，她小小年纪，微末道行，怎能是伊德纳尔这厮对手。”想到这里，引吭长啸，佛门狮子吼声滚滚犹如晴空霹雳猝然响起。

箫声、啸声、吼声三重奏互含无穷无尽的杀伐之气，激荡着整个原野，天宇为之黯然色变，日月因之失光。滔滔声浪虽系无形无影，却较海潮怒啸犹有过之。非但数以千计的闻者如狂风中的枯禾簌簌栗栗，便是芳草娇禾绿树，亦如残烛临风，摇曳飘摆不定。

少顷，叛军中倒地之人接连不断，片刻后，雷音寺僧中功力较弱的亦摔倒在地，只是瞬间，遍野尽是滚地狂呼之人，虽各个捂着耳朵，依旧阻止不了那骇人已极的声波，面孔扭曲着满地打滚，呼叫之声嘶哑，如同盏几欲油干的灯，随时有被那声浪骇波刮起的狂飙吹灭的危险！

江柳杨掩耳大叫：“不要再吼叫了，不然便连本公子也得趴下！”心中想到孔皆入曾给他讲过胞弟逍遥浪子在九龙潭与鹰愁谷的雷霆怒吼，默然冷哂一声，忖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若是我那‘狗杂种’弟弟在此，你们这吼叫声小巫见大巫，米粒之珠，岂放光华！呀哟不妥！玉蟾与师父岂又能是‘猴子’，那个学狼嚎的伊德纳尔是头老狼，便连猴子也不如！”身形踉跄，勉强稳住未倒下去，斜睨身畔的鬼影无踪哈赞等人，各个舞姿迷人，左摇右晃，同己一样，堪堪便欲支持不住摔倒。

眼睛旁视，柳杨眸放光彩，如同发现异宝一样。但见那艳名仅次于玉蟾公主的图克丹珠醉态可掬，莲步如舞而来，似是有意又似无意冲他嫣然一笑，千娇百媚，撩人心弦，不觉一荡，想入非非：“这丫头难不成也对我这风流公子青目相垂？不妙！好个没良心的江柳杨，守着玉蟾公主便忘掉了上官婵莲、柳无悔、陆嫣然、陆莞尔等姑娘。也不对，婵莲与无悔应该是咱的

媳妇才对。忘掉了中原的姑娘、媳妇们也没关系，见异思迁到玉蟾为止倒也不失风流本性，该适可而止时却又对图克丹珠生了坏心眼儿，该死之极！玉蟾还在我的跟前，对不起她至极！欠打、欠打！”抡圆巴掌，左右开弓猛抽自己三下。奇怪，打了自己三巴掌后反倒不为声波所扰，身形居然立稳。

哈赞正自站立不稳，蓦然瞧见江柳杨自掴耳光子后稳住身形，心下窃喜，暗道：“原来解除三大高手箫音、啸声、吼声的法门竟是自打耳括子，虽丢人现眼之极，病笃乱投医，现下顾不了颜面瞻观，打肿脸充胖子也是好的，总比被震死下阿修罗地狱强！”变步亦趋，效仿江柳杨自掴起嘴巴来。

柳杨一怔，忖道：“这人也自怨自艾，自罚自责，他也曾有过一大群姑娘媳妇，方才亦是心生眷恋，自恨自己对不起她们么？要不然为何自打嘴巴！”怔愣间，但见伊德纳尔的徒弟们争先恐后自打起耳光子来，不觉难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么多人都是似我风流又如我突然良心发现对自己毫不留情罚打么？”

图克丹珠冰雪聪明，早窥得抵御箫音、啸声、吼声三重奏的法门，只因姑娘家脸皮嫩，如何肯自掴嘴巴，远远躲开众人，欲寻无人处再偷偷掴两下嘴巴解除危难。运足九重境界的龙象神功，碎步频踏，姿态若舞女弄姿，欲从江柳杨身边绕过去。

柳杨几个重重的耳括子打得自己镇静下来后，见图克丹珠醉步歪斜扑向自己，暗道不妙，好男难敌女逗，向旁躲闪。他不避倒好，一闪之间，无巧无不巧那图克丹珠正撞到他怀里，欲要推开，定会将她摔了去，欲推不得，欲抱不能，把他这位风流公子难在当场，心道：“难、难、难！这可是人家姑娘自来相就，让本公子坐逸两难！”

玉蟾公主以内力化成呜咽的箫音，本来抵挡不住伊德纳尔

挟着十二重境界龙象神功的啸声，幸得超度大师援以佛门狮子吼，才渐渐占了上风，免去被震毙当场的厄运。从容弄箫中，有暇旁顾，当然要看一看她最关心的心上人江柳杨现在如何。螭首回转，妙眸流眦处，触目心惊，芳心震颤之下，竟然忘记殊死搏斗，国破家亡之恨居然没有她所见到的这一幕怵目伤心，当下箫时骤断，惶遽惊呼：“柳杨！你……你当真水性杨花？”但觉伊德纳尔啸声似雷炸呼在耳内、心间，丹田气血翻涌，樱唇启处，飞红似箭，一口碧血殷殷喷出。

江柳杨大惊失色，便想推开怀内的图克丹珠，去扶那摇摇欲倒的玉蟾公主。孰料，怀中图克丹珠嚶的一声搂住他脖项，朱唇便凑上来，闭着眸子喃喃道：“穆罕朗斯，奴家哪一点比我师妹玉蟾公主差！”原来，她在撞到柳杨怀中时，已完全失去抵抗啸声箫音的能力，幻境陡生，心魔作祟，竟把江柳杨误认作穆罕朗斯，是以才当众失态。因她之失态，玉蟾公主急火攻心，立受重伤，箫音陡止，她亦震惊中霍地醒来，睁开双目推开柳杨，怒气汹汹道：“你这宫女，怎敢迷惑本姑娘？”

柳杨如释重负，奔向玉蟾公主，心道：“欲盖弥彰，谁不晓得是本公子易弁而钗穿着宫女衣裳，你个大姑娘家不怀好意非礼本公子，却又硬要因这身宫女衣裳找个借口，由你去吧，反正我也未吃忒大的亏！还是救护我的玉蟾公主要紧！”疾步若飞，趋前扶住她，关切之至道：“玉蟾，你怎么了，要紧吗？”

玉蟾公主哀怨地横了他一眼，声音微弱，再伊德纳尔与超度大师两位超一流高手的啸吼声中，几乎不能听到，中气显得不足之极，显然受伤非轻。道：“我不怎么样，只要你不抱别的女人，我便心安了！”

江柳杨俯在玉蟾公主耳畔轻声道：“莫多心，别吃醋，是你那新认的师妹来非礼我的，我自然是非礼莫为，避之犹恐不及。

你最好非礼勿视，免得生这些许闲气。”

玉蟾公主嗔道：“甚么？你们非礼，让我勿视，好叫你们肆无忌惮，亏你能心安理得讲得出口！”

江柳杨急得跺脚道：“误会、误会！误解、误解！其实……”玉蟾粉面含霜，开口又要奚落柳杨。他见她朱唇上犹自有血渍，心中爱怜，忙以唇堵唇，吮吸掉她唇上的血迹，也堵住她欲讲的话语。战场春情分外浓！慕煞馋涎三尺的鬼影无踪。哈赞。此公由羨生嫉，由嫉转怒，自怒变恨，陡生杀机，悄悄掩过来，双掌蕴满八重境界的龙象神功。

啸声吼声兀自千军万马奔腾一样，声震天宇，四野应和，八荒颤栗。超度大师右袖空空荡荡，随风飘来晃去，左掌齐眉而立，头微扬，狮子吼声如雷如潮，滚荡不息。那伊德纳尔则反剪双手，左足前弓，右腿绷直，昂头朝天，张开狮盆大口，声啸胜雷，惊天动地。这两种音质各异的啸吼声扭绞在一起，山鸣谷应，声势浩荡，不啻是狂飙席卷大地。

哈赞偷偷欺近双双坠入爱河的江柳杨与玉蟾公主，绕到柳杨身后，便欲发掌。便在此际，陡觉耳中所闻的啸吼声径侵五内，猝然一惊，控制不住自己又手舞中蹈起来。想到方才自捂嘴巴抗拒声浪侵袭甚是有效，无暇细想，也未将掌上力道减弱，抡起右掌便掴，左掌亦准备随后掴到，万没想到，右掌掴到右颊上时，耳中嗡声大作，接着便什么也不晓得了，一头栽倒，鼻口溢血。那左掌所蕴的八重境界的龙象神功“噗嗤”一声拍到地上，飞沙走石，整条左臂已插入地下，没至臂根！人忙失智，本来打算偷袭江柳杨的那一掌内力悉数打在自己脸上，岂能不昏死过去。

身后石破天惊，沙土飞起击得江柳杨后颈隐隐作痛，霍然惊醒，与玉蟾公主才将那四片绞在一起的嘴唇硬生生、依依不

舍分开。回眸望去，柳杨笑道：“那人有趣之极，极象是个奇形怪状的萝卜！看他右脸红肿，宛然便是个倒栽在地上的大萝卜。”

玉蟾公主道：“那人左臂入土，恰似萝卜根，可是，多余出来的身子算甚么？啊！这人是我的杀母仇人，不共戴天，快将他齐脖子根砍下，让此贼变成地地道道倒栽着的萝卜，以报母仇！”因哈赞右面的脸孔已红肿变形，开始她并未认出来，蓦然认出之后，娇叱着扑上。

伊德纳尔虽昂扬朝天而啸，对场中了若指掌，知道再啸下去，女儿图克丹珠首先要受到伤害，而得意门生哈赞顷刻间命已不保。权衡度势，蓦然左掌挟风雷怒啸之势，呼呼作响，拍向对面的超度大师，右掌化指，五缕指风飒飒，径袭玉蟾公主。

玉蟾公主虽内伤不轻，但由中土异人孔皆入亲授的乾元颠坤罡气与百禽身法岂容小觑。陡觉身侧指风飒然，劲气如刀而至，提气拔身飘开，轻盈灵动翩若飞鸿，一势之中已尽展百禽身法之妙，凌空躲过，五缕指风后，身如生翼回旋扑向地上的鬼影无踪哈赞。

超度大师猝然受袭，遽然应变，左掌飞扬，掌啸声起处，三重巨若磨盘大小的掌影隆隆飞出，当空与伊德纳尔掌力相撞，爆出轰天巨响过后，二人啸吼声嘎然齐止，各自若断线纸鸢倒飞出去。

伊德纳尔藉倒飘之机，掠起地上的爱徒哈赞，挟着飞到七八丈外，施展“千斤坠”身法落地，运指若飞，连取哈赞八大要穴，那哈赞才啊哨声醒来，兀自不知已自鬼门关上转了一遭。

玉蟾公主凌空扑下，素掌拍出，本以为掌到母仇必报，孰知眼前一花，地上该下地狱的“大萝卜”已被人在千钧一发之际拔走，收掌不及，“噗”的一声击在地上，在那“萝卜坑”处震出个数尺深大坑！

啸吼声骤停。伊德纳尔的几名弟子飞扑向江柳杨与玉蟾公主。图克丹珠虽未自掴嘴巴，但她的龙象神功较师兄们犹高一重，在父亲与超度大师停止啸吼后，立时恢复正常，想到方才失态，粉颊绯红。见师兄们扑向新认的师妹，晃身形挡在玉蟾公主身前，掌发若电，呼呼数下，掌挟九重境界的龙象神功，将师兄们迫退。乘暇垂首娇羞道：“师妹，莫怪我，方才小妹与柳杨公子……”

玉蟾道：“多谢师妹援手之情，莫再解释，方才之事其咎在我，若不是箫音致使师妹入幻境，怎会出现那一幕。生死关头，何必在意那些，你我虽今日初次谋面，却有倾心如故、情逾姊妹之感，惟憾相见太晚。别的莫谈，师妹仅由衷告诫你那穆罕朗斯乃奸诈小人，切莫为她倾心！”

图克丹珠茫然道：“这……这……”一时无言以对；心中忖思：“这叫我如何是好！师妹命我协助她恢复故国，而我向来一诺千金，已经答应了她，可是，那谋国篡位的穆罕朗斯又是我瞧得上的第一个男人。啊呀！‘第一个’，难不成有第二个？其实方才之事，我又何必向师妹道歉，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么？”正自沉思想间，突觉面前人影一晃，身前陡然多了个人，赫然便那穆罕朗斯亲王。

穆罕朗斯诛灭异己之后，朝野顺服，这才又率得力死党追来。在他看来，舍不得玉蟾公主的美艳与惟恐将来她复国兼而有之，说什么也不能将玉蟾公主放走，只有在他的身边做他的皇后才令其放心。匆匆赶来，见到自己所喜欢的第二个女人帮他最喜欢的女人打架，本该高兴，若易地而处时或许他会因她们的和睦而高兴，此刻却愕然不解，迷茫问道：“你们，你们怎会联手？”

玉蟾公主见到穆罕朗斯，与图克丹珠那种打碎五味儿瓶的

茫然心态全然不同，满腔亡国破家之恨油然而升，贝齿扣得脆响，恨声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纳命来！”玉臂环拍，以凌厉绝伦的乾元颠坤罡气发出巨灵神掌，掌影重重，山倾岳崩似也压下。

穆罕朗斯悚然一惊，一时手足无措。面前怒女含怒痛向自己下杀手，思来并不怪她，于情于理自己都对不起玉蟾公主，怎好再与这位他所深深爱着的羽化仙子殊死搏杀。徵征之际，已将自己置于万劫不复之地，便想反击，已是晚矣！当下闭目待死，心颇是酸楚，说不出将死在自己深爱恋着的人掌下是什么滋味儿，但觉四周大气若凝，巨灵掌影重重拍下。

图克丹珠挥掌震退几位师兄后，见他们与江柳杨大战在一起，回眸又见父亲与超度大师凌空大战，正庆幸可乘机将师妹放走之际，甫转过头来，便见心上人穆罕朗斯现身，猝然大惊，尚未转过心思，又见他身临险境出于爱的本能，双掌含毕生功力奋不顾身推出，欲将穆罕朗斯从死神手中抢出来。

天崩地裂般雷霆暴响声里，二女掌势相交，恰值玉蟾公主内伤后发掌，而图克丹珠竭余发掌，彼盈此消，正好半斤八两，堪堪平手。窈窕倩影乍合即分，双双嘤吟一声，蛾眉齐蹙，妙目对视，一露迷惘神态，一露怨恨表情。

图克丹珠幽幽道：“师妹，你就不可以看在小妹的份上饶他一命么？若是你定要他死，小妹助你复国，岂不是置他于死地吗？”

玉蟾公主道：“此等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有何可贵之处，师妹切莫当局者迷，他并不值得女儿家去爱。”

穆罕朗斯在玉蟾掌底余生，惊出一身冷汗，舔舔嘴唇道：“玉蟾，我虽亡你故国，实是为迎娶你做皇后娘娘，一片苦心，惟天可表，你该知我心，怎可非欲置小王于死地而不可，岂不

辜负小王一片心意！”

玉蟾公主花颜大怒，叱道：“住口，岂有此理……”余言未吐，但闻身旁图克丹珠娇叱道：“住口，岂有此理……”以为是与自己反睦，悚然一惊，樱唇紧闭，纤掌封胸，便欲应变。但见那图克丹珠戟指穆罕朗斯继续叱声道：“天下男人都一样负心薄幸，各个朝三暮四，该下阿修罗地狱，你也一样，曾经对我海誓山盟，却对我师姊说出这般说不上口的话来，且是在我面前，便不是这般不堪入耳，试想若是背着我，定已那般不堪入目……”玉蟾长吁口气不再对图克丹珠戒备。

穆罕朗斯低头暗骂自己：“蠢才，当着喜欢自己的女人面前说些喜欢别的女人的话，岂不愚蠢至极，如何会不招致她醋海兴波，不智之至，若是玉蟾回心转意，倒也值得，看她恨我的那副模样，怕是不指望了，再得罪图克丹珠，岂不鸡飞蛋碎，让这两个如花似玉的美人从我面前失掉，从此孤家寡人抱空被窝……”思忖间瞥见浴血奋战的江柳杨，怒睁双目，须发戟张，以为找到玉蟾公主对自己不屑一顾的症结所在，抽出佩剑怒啸一声扑向江柳杨，吼声若霹雳道：“不杀死你这人妖银龙王子，公主岂能心归我焉！”

柳杨在伊德纳尔亲传弟子的联手攻击中，早如惊涛骇浪中的浮木漂东荡西，摇摆难定，亏得般若无相神功是以地阴真气为根基，又辅以七七梦游掌之毒混和双头蛇剧毒，掌出毒气弥漫，中人欲睡，这才勉强立于不败之地。激战中骤见穆罕朗斯举剑怒啸而来，心中一凛，曲臂回肘撞开腰间装有双头蛇的金筒塞子，急道：“青儿快去咬死那叛贼，救本公子于危难！”青光如闪，掠至穆罕朗斯面门戛然止住，那异种灵蛇的双头业已钻进穆罕朗斯鼻孔中！柳杨大喜之余，奋挥数掌，呼呼生风迫退围攻他的顽敌，高声喊道：“篡位的叛贼尚未登极便遭天谴驾

崩啦！蛇钻鼻孔，岂可活哉！哈、哈，报应真快。”

穆罕朗斯面如泼墨栽倒，奄奄一息。与超度大师凌空飞来飞去大战的龙象派掌门人伊德纳尔横空折身飞扑而下，掌出如刀，斩向双头蛇！与此同时，图克丹珠一怔之后，内心自问：“我是不是应该杀死所喜欢的第二个男人为第一个喜欢的男人报仇？”略一踌躇，又忖道：“本该如此，因为我还不知道那位穿宫女装束的东土男人喜不喜欢我！”飞身逾矢，扑向江柳杨。

柳杨足踏佛门八风不动身法，避开图克丹珠与其师兄们的致命一击，唤道：“青儿回来，莫惹那老头儿，他的掌风比刀子还锋锐！”青光闪动，双头蛇疾逾掣电掠回钻进他腰间金筒中。

伊德纳尔身在半空，劈空掌力业已发出，那一抹金风飒飒的掌力倏然袭过穆罕朗斯脖颈，几缕发丝立断，随风飘散。那躺在地上的穆罕朗斯皮肉无损，如刀掌风恰好自其皮肤上掠过，劈在寻丈处的一块卧牛石上，那卧牛石硬生生被斩下“牛头”，较刀砍斧削犹要整齐！

柳杨咋舌不已，轻拍金筒低声道：“青儿，多亏你飞回来得快，不然定要身首异处！”暗自佩服伊德纳尔掌力捏拿得妙到毫颠，竟未误伤穆罕朗斯，不愧为天竺的一代武学大宗师。见那伊德纳尔落地后只顾救治穆罕朗斯，无暇来伤自己，心下微宽，回手三拳两掌，击退追来的敌人，抬脚倏然斜踢，将拼命攻来的图克丹珠逼开寻丈之地。

玉辇公主娇叱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师妹，你知失去情郎滋味不好受，又为什么去同我的江郎拼命，休伤他根汗毛！”揉身扑上，情急已顾不上师门手足之谊。

图克丹珠回身掌发连珠，乒乒乓乓与玉辇公主连对二十余掌道：“穆罕朗斯已被他放毒蛇咬死，难道不许我为之报仇么？”

伊德纳尔接口道：“女儿放心，为父已为他服下龙象派至宝

续命金丹，他不会死的！”

超度大师断喝一声：“雷音弟子速回雷音寺！玉蟾、柳杨，快逃向中土，这里由老衲断后。”

伊德纳尔将穆罕朗斯交给数名亲信命他们护送回皇宫，晃身挡在超度大师身前，喋喋狂笑不休，掌发龙象神功，阻住超度大师退路。

柳杨回身疾若闪电猛发一掌，虽被震退三丈之外，兀身大义凛然，岿然傲立道：“师父，咱们同进同退，弟子岂有置师父于险境而不顾之理！”乍退即上，掌拍指点，状若疯狂，复又攻上。

伊德纳尔挥臂发掌，十二重境界的龙象神功宛若是发出的掌心雷般声势骇人，将柳杨卷起数丈，抛向远处。

超度大师右袖斜引，接住江柳杨，急道：“还不快走，更待何时！”柳杨如同自云端落下般，飘飘荡荡双足沾尘，惊得冷汗涔涔，犹自剑眉微剔道：“有难逃命，弃师不顾，算得哪门子好汉，江某宁死不屑为之！”

蓦然丝竹之声大作，自东方如腾云驾雾般飘来一队侍女，衣着分赤、蓝、银、绿四色。那队侍女各捧琴瑟琵琶与金笛，四四十六，两边各八位，二龙出水势分开，冉冉而至，兀自弹琴弄笛。自两队侍女身后，凌空虚踏般而来六人，看装束一男五女，但听那俊雅脱俗的男子道：“甚对！引颇以为然。休要担惊，汝弟小浪子千里寻兄来也！”

江柳杨循声望去，喜极颤声道：“好兄弟！还有母亲弟妹们都来了！孔老爷子也去而复返，这回咱们不用逃命，马上可助玉蟾回宫恢复故国！”向来人奔去，忘记身后尚有顽敌伊德纳尔虎视眈眈。

伊德纳尔听柳杨一通汉语后，虽不解其意，却看得出柳杨

甚是高兴，见柳杨拔步欲去，喝道：“放毒蛇咬伤新君的家伙，哪里走，看掌！”双掌倏然斜飞，一阵狂飙大作，涌向江柳杨。

超度大师欲出掌相救已是不及。大吼一声，左掌拍出三重如山掌影，倾岳倒海似也卷来，径袭伊德纳尔身侧。那伊德纳尔乘机借力展开龙象派轻身绝学，一式“乘风而去”借超度大师掌力流星赶月般飞扑向江柳杨。猝然之间连施杀手，眼看柳杨性命危矣！

电光石火之际，六条人影天外飞鸿般齐至，当先一人凌空抓过江柳杨，左掌倏地外翻，看似漫不经心轻描淡写推出，乖乖，可不得了！自那人掌心劳宫穴翻飞着涌射出九条五光十色姿态各异的龙形幻象，龙形掌罡所至，无坚不摧，与伊德纳尔十二重境界的龙象神功当空相撞，九龙幻象仅略为一阻后，陡然晴空霹雳般炸响，九龙幻象变作淡淡的九缕罡气，兀自光芒四射，飞撞向伊德纳尔。

龙象派掌门伊德纳尔怵然一凜，凌空抖腕连发三掌，虽掌掌挟十二重境界的龙象神功，却仍是未将袭向自己的那九缕掌罡震开，悚然大骇，故技重施，一式“乘风而去”借力飘出十余丈，才消尽那山岳一样撞来的掌力。甫落地上，忽觉耳根后热气袭人，有人哧哧在笑。原地旋身，横扫一掌，却未见到人影，耳根又是被人一口热气吹来，同时一句天竺语入耳：“屁龙象，笨猪一头！”

救下江柳杨的那位绝顶大高手舍逍遥浪子其谁！原来天下第一神偷无孔不入孔皆入在天竺宫中呆腻后，想念女儿与女婿，便想给他们个意外的惊喜，暗中训练出一批飞鸽传书至北坤罡斗宫中，告知虎贲公子并未死去，现在天竺皇宫中纳福，算来算去，北坤罡斗宫中若来人早该到了，孔老爷子疑心北坤罡斗宫出了事，这才留书而返中原。中原武林年来确是经历了天翻

地覆巨变，北坤罡斗宫却安若磐石。玄阴圣母与逍遥浪子接到孔皆入飞鹤传书后，惊喜若狂，稍作安排后便娘五个齐赴天竺，所带的十六名侍女，各个皆是北坤罡斗宫中的好手，路上并未耽搁，长途跋涉赶来正好与孔皆入邂逅于途。

逍遥浪子救下胞兄，掌发十成功力震退伊德纳尔后，见那伊德纳尔并非受伤，不禁暗自吃惊，甚是佩服对方功力之高。见岳父展开已达登峰造极境界的百禽身法，戏耍那人，不由见猎心喜，放下柳杨，道：“兄长，小弟来迟，乃至使兄长受惊，弟这便去替你毙了那老头儿，以替兄长出口恶气！”晃身形鬼魅般飘至龙象派掌门人伊德纳尔面前咫尺之地，向伊德纳尔腮上虬髯长长吹口气道：“老爷子，本浪子听不懂你的外国话，先替你吹胡子，瞪眼睛你自己瞪吧，然后咱俩决一死战。”

柳杨怔怔地站在十丈之外，心道：“不愧是一母所生，我弟弟说话办事蛮与我相像，他定要气得那伊德纳尔暴跳如雷！”

果然。伊德纳尔正自恼怒孔皆入连连向他耳根子吹风，又捉捕不到对方的影子，见逍遥浪子立在对面对自己胡子吹得隐隐作痛，便把怒气都发泄到他身上。电光石火之际，伊德纳尔连拍出三十余掌之多，掌势挟十二重境界的龙象神功，劲气啸天，掌影如网，罩住逍遥浪子。立在玄阴圣母身后的上官兰芝、上官婵娟及孔翩翩见到伊德纳尔三十余掌无分先后，齐袭向她们的郎君，而小浪子竟然动也不动，兀自盯着对手傻笑，均将芳心提到嗓子眼儿。

逍遥浪子面露笑容，在他眼中，伊德纳尔排山倒海掌势虽足以震天撼地，却如小溪流水般潺潺而来，儿戏至极。每一掌都足以开碑裂石的三十余掌几处同时拍到他身上时，或许仅存一叶之地时，小浪子才信手点出一指，要命的一指！空前绝后的一指！恰如画龙点睛之作，惊得伊德纳尔抽身暴退，晃身形

站到八九丈外，瞠目结舌，不敢相信面前的逍遥浪子是血肉之躯的人！低头但见胸口鸠尾穴上洞开手指大小的一洞，绸质衣衫早化粉末不知去向，鸠尾穴上指甲痕迹深深的，几欲破肤而入，他不敢相信也不由得他不信，正自暗中庆幸自己见机早才逃出那震铄古今的一击，忽闻飒飒声响，举目只见逍遥浪子仍举着那一指，指端却射出如虹剑气！指剑凝若一线，又射到他胸前鸠尾穴。

伊德纳尔真魂吓得出壳，内心惊呼：“天呀！指力竟达十丈之外，他还是个人吗？”至此才明白方才是对方有意饶己一条性命，倘若那时对方指力射出，便是有一百个他，业已被人家指剑穿射成死尸糖葫芦。脑中灵光电闪，想起传闻中的一个人来，脚下再度后飘，忖思：“莫非这人竟是中土第一侠少逍遥浪子不成！舍他其谁？八成是他无疑，说他是宇内第一大高手我算是服气了！”

逍遥浪子要是想开杀戒，当真是有一百个伊德纳尔早已横尸当场。收回射出去的真气，道：“老爷子，看在你偌大年纪的份上，饶你不死，若不再来欺凌我家兄长，定可颐养天年。”

场中诸人，均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超度大师禅功深厚，平静下激动的情绪，将逍遥浪子之言译出，以内力传出，声震数里。

伊德纳尔输得心服口服，躬身一礼道：“老朽不自量力推波助澜搅起天竺古国漫天腥风血雨，实是该死之极，多谢少侠手下留情，敢问少侠可是东唐神州的逍遥浪子？”

超度大师苦笑一下，又充当起通译来，将伊德纳尔的问话译了。

逍遥浪子顾盼生威，淡淡一笑道：“中土天竺，一山之隔，万里风沙之外，没料到贱名却传至佛光宝地，正是在下，惭愧，